

# 用一生去歌唱



阎维文

我从小就喜欢唱歌,在山西民歌中浸泡,耳濡目染。22岁那年,总政歌舞团招合唱演员,我被选上。战友到火车站送行,我说:“如果我两年不能从百人合唱团站到小合唱队,我就打道回府。”天上不会掉馅饼,成为一名优秀歌唱演员要付出很多艰辛。这之后几十年,唱歌之于我,是职业、事业,更是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我对歌唱事业的认识也随之变化。一开始,大家喜欢,我就使劲儿唱,为有了自己的歌而振奋。慢慢地,我发现我的歌不仅可以带给人们欢乐,还可以带给人们力量,这就让自己多了一份责任和担当。我体会到,军歌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抒发战士情怀的抒情歌曲如《小白杨》。很多人和我说:“我是听了《小白杨》去报名参军的。”“我是听着《小白杨》在部队成长起来的”。另一种是鼓舞士气、鼓舞斗志的队列歌曲。比如,在1998年抗洪抢险前线、在2008年汶川地震救灾一线,我和几天几夜没合眼的救援官兵一起唱《一二三四歌》,那种地动山摇的喊声喊出了中国军人勇往直前的士气。

正因为有了这样真实的情感和人物形象,我每次歌唱时都能首先打动自己,唱出的歌不会“空”,不会只是炫音色、炫技巧。无论是在海拔四五千米的青藏高原,还是在西沙群岛、南沙群岛;无论是在酒泉卫星发射基地,还是在遥远非洲的医疗小分队;无论是在抗击非典的小汤山,还是在国庆典礼的阅兵村,在歌唱时,我都特别注重和观众心与心的交流,这是真诚的感情使然。自豪地讲,我发自内心地想歌颂中国军人,想让大家在我的歌声中听到、看到中国军人的气概。

声情并茂是每一个歌者追求的境界。“声”先于“情”,是“情”的基础,只有把“声”的技术、技巧解决好,才谈得上声情并茂,而不是解决不了声音问题,就用所谓的情感来代替。

如何解决好声音问题?这需要扎实的基本功、科学的发声方法。我经常讲,歌唱演员要像战士每天都要擦枪一样坚持练声,唱到老、练到老。只凭借天生一副好嗓子唱歌,很难走长远,漂亮的音色就会一闪而过。只有在科学发声方法指导下坚持练声,才能让你的声音永葆年轻。

歌唱演员要守得住孤独,耐得住寂寞。“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就

是要用这样的精神去磨炼每一首歌。我的成名曲《小白杨》《说句心里话》《想家的时候》《一二三四歌》《强军战歌》《当你的秀发拂过我的钢枪》大都是在基层演出成百上千场,才越唱越好,才被大家接受和喜欢。

从2014年开始,我多了一重身份:做老师,至今开办八期课堂,就是为了和热爱声乐艺术的年轻人分享我的艺术经验。好的声音一定是自然的,不是“做”出来的。一个优秀的声乐演员,无论哪种唱法,追求的声音都是一样的:圆润、明亮、结实、高位置、深呼吸。但当前的现象是,很多人喜欢拼尽全力唱、飙高音,在演唱时加了很多劲,把自己最好的声音和音色埋没了。所以我要求我的学生一定要“做减法”,轻声唱、小声唱,唱出属于自己的最好的音色。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艺术阅历的积累,我越来越感到自己身上还有另一种使命。那就是,让中国民歌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得到继承和发展,也在历史中留下我们这一代人对中国民歌的爱与诠释。从2003年开始,我按照地域省份收集整理录制“中国民歌情歌系列”。目前,已完成《西域情歌》《黄土情歌》《红土情歌》《黑土情歌》《湘鄂情歌》《豫皖情

歌》《冀鲁情歌》《蒙藏情歌》《江浙情歌》《闽赣情歌》《宝岛情歌》等专辑。明年是我从艺50年,我将把它们奉献给所有支持、厚爱我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

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越来越体会到中国民歌的魅力,也越加希望中国民歌走向世界舞台。意大利民歌之所以能广为传唱,是因为有像帕瓦罗蒂、多明戈等重量级艺术家演唱和传播,我们也需要众多的中国优秀艺术家在世界舞台上演唱、推广中国民歌,让越来越多的听到。

走向世界之前,中国民歌首先要在中国有市场。客观地说,中国民歌的空间正在萎缩。现在各种真人秀和比赛很多,给我们民族声乐的平台有多大?在某些地方,如果一个中学生说喜欢阎维文的歌、喜欢民歌,估计会被同学们笑话吧!是因为歌不好听吗?恐怕不是。是因为没有给年轻人听我们唱歌的机会。“民歌要从娃娃抓起”,给孩子们们学唱家乡民歌的机会,从小就给孩子们们心底留下一粒民歌的种子。作为民族声乐传承者,必须在热闹纷繁中坚持走民族声乐这条道路,同时主动学习借鉴当代年轻人喜欢的演唱方式,让中国民歌既是传统的又是时尚的。



陈伟岭

今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百年前开始的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影响深远。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无数先驱在推动中国文化现代转型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王森然是其中杰出的一位。

王森然,1919年考入直隶高等师范国文专修科。五四运动中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邓中夏、鲁迅等革命先驱,成立进步组织,创办进步刊物,为新文化运动奔走呼号。1924年,王森然受陝西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之邀,到榆林中学任教,同魏野畴、李子洲同志一起在陕北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后曾在河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央美术学院等高校执教,从事教育事业70年。1983年增补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4年4月4日在北京病逝。习仲勋在《人民日报》上撰文介绍了他的生平,认为王森然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革命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同时,文章中对他在文艺美学思想方面的贡献进行了充分的肯定,“1926年起,他发表和出版了大量新文学理论专著,正确地阐述了文学对社会生活的依赖性,文学的阶级性,文学的革命功利性,以及文学本身的一些特殊规律,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我国的传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多年为国家民族命运的呼号奔走,多年的新文化领域的深耕密耘,使得王森然以更为宏大的视野对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给予了更有使命感的关注。他深刻地认识到:民族文化的现代转型是当前中国面临的重要

课题,这不仅是一个严肃的文化命题,同时也是一个与中国前途命运相关的重要政治课题,不仅是中西文化交流互通的问题,也是一个中华民族文化传承急需全球化、现代化的重要问题。而这个重要的课题,归根结底在于人的现代化,这就需要在民众中间进行强有力的思想启蒙,将文化建设与人的现代化密切结合,将文化转型与社会变革密切结合。

他致力于教学改革和教育研究,撰写了《中学国文教学概要》,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法理论。中国语文教育史已经将《中学国文教学概要》列为废除科举之后我国现代教育史上最系统、最具权威性的第一部国文教学法论著作,中国语文教育史家已经把它作为现代语文教育史上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扛鼎之作列入史册。他呼吁要给学生“一把长利的斧子,一个长明的灯笼;长利的斧子,是教他们在荆棘里谋生存的工具;长明的灯笼,是导他们在黑暗里寻光明的出路。”

他潜心研究中国近代史,撰写了《近代百家评传》《近代二十家评传》,集中反映中国近百年来的学术史、政治思想史,国外学术界称他为“中国近代史上的活化石”。搜集了大量有关世界妇女问题的资料,编成《世界妇女运动大系》13卷。广泛而深入地研究文学,研究成果汇集为《文学新论》,还写有大量的诗歌、小说、杂文,针砭时弊,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他和艺术大师齐白石、徐悲鸿一道,致力于继承民族传统,创新绘画艺术,其画开辟蹊径,风格独特。在86岁高龄时,为人民大会堂创作了《松鹤朝阳》和《群鹰图》巨幅国画。

## 摇曳在青春年华里的 芳草萋萋



熊蓉蓉

十五岁那年,中考结束后,父亲对我说,你考上了师范就去读书,考不上就去学裁缝。我压根儿不想学裁缝。可那时师范院校的录取分数比本地一中都高很多。我的成绩虽然一直名列前茅,但并没有十足的把握能考上。

我要读书!我要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如果考不上师范,我就去读高中,我要上大学!这是当时我心里最强烈的声音。可家底寒薄,我还有两个弟弟,父母不可能再供我读好几年书。我很清楚自己的卑微。

我要读书,就得自己挣学费!可那个年代,青壮年都难得多挣一分钱,我还是个小姑娘!我能想到的挣钱方式只有一个:割草。

我们那里的牛,春夏秋,吃的是青草;冬天,吃的是干草。很多人家都是在夏天多割些青草,晒干了扭成草把,齐齐地码在廊檐下,留着冬天喂牛。而那些没储备干草的人家,冬天就只能买干草了。

干草三分钱一斤。虽然便宜,但是压秤。一个草把,可以卖一两角呢!我于是开始了疯狂割草的日子。

每天大清早,我就拖着板车上路了。我熟悉村子里的每一寸土地,知道哪里的草藤子长,好扭草把,也知道牛最爱吃哪一种草。早晨天气凉爽,我会跑到远一点的地方。一边割草,一边把草晒在田埂上,这样中午拖回去时,就会轻些。

避开正午最毒辣的太阳,一般在下午三点左右,我又会拖着板车上路。这时,我会选远一点的地方,为了让干活晚归的父母,帮我把草拖回去。

割草最深刻的记忆,就是热和渴。汗水有多么咸涩,我是用眼睛尝到的。眼睛被汗水浸泡,又黏又辣,睁都睁不开。因为双手是泥,我只能低着头在衣服上蹭。

更难受的是渴。带去的一大瓶井水,总是很快就见了底。喉咙里干得冒烟时,我就捧沟里的水喝。但只是润润唇,不敢吞下去。那水里有农药啊!

那时的天空,一定比现在明澈。可再干净的天空也不能解渴,再白胖的云朵也不能喂牛啊。田间小路上经常有卖冰棍的人,用自行车驮着一个木箱子,箱子里有用棉絮裹着的冰棍。五分钱一根的冰棍,于我却是遥不可及的奢望。我身无分文啊。

我一面幻想着那卖冰棍的是我的大舅,一面暗暗发誓,等我读好了书,我要娶一箱子冰棍回来,专门发给那些割草的小姑娘吃。

那个夏天,我们村所有的草都被我割完了。师范录取通知书是在一个傍晚传到我们村的。当时,我正在割村医务室门前的草。赤脚医生义安姚举着一张纸片朝我喊:“蓉儿,快把镰刀丢掉!你的手,以后要拿粉笔了!”

镰刀铛地一声掉在地上。我笑得稀里哗啦的,接了那张纸片就往家里跑。板车是母亲后来去拖回来的,镰刀没有找到。母亲第一次没丢东西骂我,反而说:“丢了好丢了好!以后再不要你割草了!”

那年冬天,我家的干草卖了十八块五角,而那时高中一年的学费也只要三十几元。也就是说,如果当时没考上师范,我会在下一个暑假,把全村的草再割一遍。

生活没有如果。生活以它不可抗拒的力量推着我向前。师范毕业后,我先在乡镇教初中,后调到县城教高中。我出了五本书,成了市作协主席。不管身份如何转变,永远不变的是我对书的眷恋,对理想的执着。

那年夏天我匍匐在地上割草的身影,是我一生的姿态。我愿意一辈子流着自己的汗水,收割自己的梦想。我愿意一辈子举着这支笔,举着这光阴的灯笼,不让命运暗下来。



高新华

## 劳动之歌

总是听见一个声音  
告诉我天道酬勤  
把汗水撒进光阴  
用双手丈量理想与现实的距离

脚踩晨曦露水的声音  
和着犬吠、鸟叫、蛙鸣  
生命在劳动中彰显深度  
每一个日子  
都是上天给我们的礼物

挥汗如雨也是一种快乐  
勤劳努力从来都是成功的基本  
人只有劳动  
才会让自己更加真实  
所有的收获都由你而起  
人生的快乐都因你而生



甄建萍

我已经多年没有听见布谷鸟的叫声了。每日,行走在钢筋水泥的围城里,内心世界,已被尘世的喧嚣掩埋。耳畔,流行音乐的鼓噪,让人烦躁不安。多想聆听一声鸟鸣,寻觅一抹绿意。那久违的“布谷布谷,布谷布谷”的鸣叫,适时在脑海里回响。

“口唱山歌进松林,斑鸠问我是何人?我是春天布谷鸟,凤凰差我来叫春。”这是母亲教我的儿歌,在光阴的故事里,时常回荡。

春天,一缕初升的太阳,穿过树梢,照进小屋,窗外,传来“布谷布谷”的声音叫醒了我。揉揉惺忪的眼睛,几声“妈”,唤来了母亲,半梦半醒地说:“妈,什么鸟在唱歌,真好听!”

母亲笑吟吟地,边给我穿衣,边说:“这是布谷鸟的声音,它在唱‘播

种播种’,所以啊,吃了饭,妈要去播种。”

吃罢早饭,我随母亲下地。地里的泥土,散发着微微的腐烂气息,那腐烂里,孕育着多少生命,承载着多少生机;几棵小草,挣脱了冬的枷锁,不安分地探出嫩绿的小脑袋;柳树万条,垂丝绦,桃花满树,万朵红;枝头上,鸟儿仿佛在撵着农人播种,不停地鸣叫。

我托着腮,蹲在田埂上,聆听鸟鸣。在清晨的阳光下、在田野的浑厚里、在静谧的天地间,鸟的声音不一样了。那高亢、那清脆、那欢快,仿佛天籁,回音悠远。

那一日,我听出了鸟在唱“布谷布谷,布谷布谷”。我记得母亲手里拿着棉花种子,正播进大地的胸怀,她

《编织小康梦》 薛春风摄

## 布谷声声

抬起头,笑着夸我聪明。

母亲的笑,像时光里的一朵花,盛开在我的记忆里,从不曾消失。

母亲说:“春天,布谷鸟在叫‘播种播种’,到了收割小麦时,布谷鸟会唱‘割麦割麦’。布谷鸟是神鸟,是凤凰派来的,告诉我们春天到了,该下地播种了。”那天,我记住了母亲教我的儿歌,还记住了布谷鸟是神鸟。

多年后,我从乡村走向城市,远离泥土,疏离鸟鸣,住进高楼;为了生活,混迹人海,将自己深陷浮世,心却从不曾安宁。偶有静谧,便深深思念布谷鸟的叫声。

前日,撇开繁重的工作,驱车往乡村而去。我想聆听春声,想放飞心灵。站在田间地头,寻觅简静的皈依,

## 梦想

大的梦想是希望你们将来都能成为科学家、工程师,成为祖国的栋梁之材!”

小女孩爸爸听了笑道:“老爷子,现在流行的是网红,网红知道吗?网红一年就能赚几百万甚至千万!科学家、工程师,一辈子也挣不到那么多钱!”

“人不能只谈钱,要有梦想!”老张振振有词。

“老爷子,您这些观点过时了,现

忽而传来:“布谷布谷”的鸣叫,欣喜涌上心头。

我驻足,寻找布谷鸟的身姿,它站在一棵白杨树的枝头上,兀自歌唱,仿佛它是田园唯一的歌者,声音响彻大地。

我定睛,仰望,思古人口中的布谷鸟。李时珍说:“布谷鸟,状如雀鹑,色惨黑,赤口有小冠,春夏即啼。”陆游说:“时令过清明,朝朝布谷鸣。”蔡襄说:“布谷声中雨满犁,催耕不独野人知。”

我没有古人的才情,吟不出诗意的布谷鸟,我惟愿:年年春来早,树树缀满花。山山绕绿水,年年布谷鸣。

我与布谷鸟对视,它还在高唱“布谷布谷”,那鸣叫是大自然馈赠人类的,天籁,是思乡的梵唱。

在凡事都向钱看!”

“孩子们这样想,你们做父母的也这样想?唉,这个世道!”老张抬起胳膊,挥挥手,一副愤愤然的样子。

“爷爷,您戴的什么表?”小女孩看到老张手腕上露出一块“手表”。

小女孩爸爸定睛一看,是一块铭牌,上面几行小字:我父亲喜欢逢人就大谈梦想,他患有阿尔兹海默症,如意外走失,请好心人拨打我的电话……



董川北

周末的人民广场,花园锦簇,游人如织。

老张红光满面,看上去心情不错。他信步来到八角亭,看到一个小男孩正在看书,就主动搭讪道:“孩子,你看什么书呢?”

“爷爷,我看《明星养成记》,介绍易烱千玺是怎么成名的。”小男孩很懂礼貌。

“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的梦想是像他,成为大明星!”

小男孩指着封面毫不犹豫地回答。

老张扭头看左侧,有个八九岁的小女孩,正与爸爸一起捧着手机刷抖音。老张笑吟吟凑过去,问道:“小姑娘,你的梦想是什么?”

小姑娘抬头看看老张,又看看爸爸,怯生生地回答:“我想当网红。”

老张摇摇头,叹一口气。

小女孩反问道:“爷爷的梦想是什么?”

老张说:“爷爷教了一辈子书,最